



行走在秋天

□ 刚杰·索木东

在美好的金秋季节,和几位文友相约,向高原走去,去领略甘南的天高云淡。

从“羚城”合作出发,穿过闻名遐迩的美仁大草原,峰回路转间,就进入了治力关森林峡谷地带。牧区和农区,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交相辉映;古老和现代,在这片广袤的大地 上完美衔接。

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美仁草原,属于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地貌中独特的冻胀丘地貌,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“疙瘩草原”。在美丽的俄拉生态文明小康村,俊朗的少年捧起一杯浓郁的青稞酒欢迎八方宾朋,俏皮的女孩儿曼吟着一首古老的歌谣赞美辽远的天地,多么美好的秋天啊!当我们从远处归来,这片土地多彩的地貌和旖旎的风光,属于这片土地的多元的文化和璀璨的文明、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气息以及熟悉的热情和久远的朴实,都会扑面而来。

卓尼一带,田野里的青稞、小麦、豌豆和油菜籽,大多都已颗粒归仓。只有个别的梯田里,还有着几垄待收的庄稼,挽留着越来越远的秋意。这个季节,田间地头唯一可见的郁郁葱葱,就只有青燕麦了。

作为高原上牲畜越冬的“精饲料”,青燕麦须在霜冻和风雪来临之前收割下来,扎成“束子”,挂在高处的架杆上,风干以后,垒在通风干燥净爽的檐口,间或给耕牛和骡马食用。

甘南的农牧区,高寒阴湿,无霜期很短,牲畜度过漫长冬季的传统饲料,大多时候就只有碾软了的青稞草和铡碎了的小麦秆。日子过得比较精细的人家,则会粉碎一些豆类粮食,喷点水,掺拌在草料之中,就能在最寒冷的日子里,细水长流地养护着走马和耕牛的筋骨与气力。

高原的秋天,色彩斑斓,多变而灵动。下了两天的小雨,说停突然也就停歇了。瓦蓝瓦蓝的天空和炽热刺目

的艳阳,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,高原越来越高,大地一片清朗。黝黑的泥土里,还有秋雨留下的露滴和光阴。一块向阳的山坡上,尚有几块没有收割完的青稞地。秋天的阳光打在金色的芒上,沐浴着故乡熟悉的气息。

“可以让我试试吗?”朴实的兄弟,倒转镰刀,用传统的礼节,客客气气地递过来刀柄——这是一把新镰,锐利而轻巧,如半轮满月,映照着这片土地上最后的收成。

把镰刀夹在左腋下,弯腰拔起一把沉甸甸的青稞,根部带出来的泥土,在鞋底上轻轻磕掉后,分两缕顺手打成草腰,上下两根平铺在松软的地皮上,收割的感觉,厚道而坚实。青稞,也称裸大麦,搂一把麦秆,旋一镰庄稼,倒铺在草腰上,就是麦束的“皮子”;再搂一把麦秆,旋一镰庄稼,顺卷进去,就是一个麦束的“瓢子”。轻轻拉起草腰,层叠包裹起干透了的“皮”和“瓢”,右膝压实捆紧,被扶起来的纤细柔软的青稞,就

高大挺拔地立在松软的地里了。从“束子”的顶端,再抽出一小撮麦秆,一圈一圈打成螺旋的尖顶,一个干净利落、精神抖擞的麦束就完成了。

有时候也在想,古人书写的汉字“束”,是不是就来源于某个丰收的午后,在田间地头傲然挺立的那个麦束呢?

憨厚的农民兄弟,竖起大拇指,连声夸我竟然还是个会割庄稼的“行家里手”。记得四十年前,在我的老家卓尼普——那个被传统农耕文化和牧业文明滋养的小山村里,秋收是一个盛大的节日!从开镰收麦到庄稼“搬场”,都有着非常庄严的传统礼俗;从连枷打落的种子到碾子滚出的丰收,都充满着颗粒归仓的神圣获得。时至今日,来自牧场和农田里的那些传统与习俗,仍旧在时刻提醒着我们,何为顺时应天,何为道法自然。

俗话说:“青稞播种看鸟飞,收割时节看云走。”在遥远的过去,我们的先人,观天览云,望气看象,在古老的

农耕和牧放里,留下了精妙绝伦的生产经验和叹为观止的睿智文化。

从合作到治力关,自卓尼到拉卜楞,我们穿过逐渐干枯的莽莽草原和阡陌纵横的四野梯田,走进水流滋养着的盛大秋日,走进农忙时节愈发显得空落的村落,在五彩斑斓的秋色里漫游甘南,去看人欢马跳的人间景象,去看牛羊肥美的丰收欢歌,去看高原上过早来临的凌霜和薄雪,让漂泊了几十年的游子,在辽阔的高原上巡游——任一枚枚发黄的叶片轻轻飘落心头,任一束束饱满的青稞慢慢填满内心,任一缕缕乡愁被客气得有点陌生的故乡悄悄燃热。

站在微微发黄的山坡上,蓝天和白云、远山和雪峰、大地和人群,都在这种广袤而略显沧桑的天地间融为一体,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叹与超脱。

秋日盛大,我们为什么还要怀揣那些挥之不去的旧念?也许,这就是田园的意义,这就是旅行的意义,这就是故乡的意义,这就是回归的意义。

哈尔腾河

□ 陈晓峰

带着一颗虔诚之心
清晨抵达哈尔腾河源头
传说这是一个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

铺展的金光贴在马背上
追赶着河水向中游转场
在这片金色的草原上
骑马、歌唱、陶醉一条河流

此时是深秋,
哈尔腾河上已经架桥,对面的有
情人就要拥抱
隔河相望的剪影,难忘又遥远
仿佛来自一个世纪前……

此时还是深秋,
哈尔腾河计划爬过草原,穿越戈壁
穿山越岭到达绿洲平原
给渴望的山川草木输液解渴
让这里的一切吮吸母亲的乳汁
再造生命的奇迹!

关山的落叶

□ 车俊

雨,整整下了一夜
木耳,是它的听众

一些树穿上黄战袍
一些树穿上红斗篷

它们是关山忠诚的值守
守着林海斑斓的寂静

只有秋风哗啦啦的
会把落地的卷铁读出声来

苞谷(外一首)

□ 景协民

一生爱晒太阳的苞谷
田野里没晒够
收进院落后
被父亲剥去粗糙的外衣
整齐地挂在屋檐下

挂不下的,就摊在
台阶、院子、麦场或屋顶
继续晒
直到晒成一粒粒金子

它们多像我的父亲
在地里晒了一辈子
如今一有空闲
仍要和一群老人
坐在阳光饱满的墙根下
——就像是另一排
安静的苞谷

稻子和天空

天空那么高,那么蓝,那么深
顶破泥土的稻子
以为能装下它所有的野心

而父亲则一个人
每天给它们施肥,除草,打药
从春到秋
他始终低着头,弯着腰

是天空太高远,还是
他不声不响的行动
秋天,那些稻穗在父亲面前
低下好高骛远的头颅

秋天握着一支画笔

□ 黄治文

天空的蓝,可用蔚蓝、碧蓝、湛蓝
来解读秋高气爽的辽阔意境
滤去雨水的白云
在天幕上走出飒爽的步履
大片大片的向日葵
睁大乌黑的眼睛
静静地享受阳光
似梵高手中的画笔犹未尽
依旧在日渐饱满的葵盘上
获取最殷实最浪漫的颜色

秋天的油彩一天比一天浓烈
就这样东一笔西一笔
把黄栌、乌桕、火炬树、五角枫
染成一片跌宕起伏的红海
白杨和桦树拿出秋日的光芒
玉米露出一排排大金牙
它的笑容是最开心的
因为它心里存储的喜悦
能装满一座丰收的粮仓

枝头的红柿子

□ 刘江林

舟曲的秋意,是沙川坝的柿子点染开的。那甜不是蜜饯般腻人的浓,是带着山间晨露的清冽,裹着午后阳光暖意的甘,顺着喉滑下去,连心底最深的皱褶都被熨得平平展展。

出老城西行三公里,白龙江便收了奔涌的势头,拐出一道温柔的弯,在群山间托出百余亩的平坝。这就是沙川坝——老城通往新区的必经之地,更是舟曲人秋天里最深的眷恋。沙川人喜栽柿子树,多是绕着田垄屋角栽下。当柿子红透时,整片坝子便沉浸在一场安静的盛宴里。

秋风像一位最懂白的画师,不着痕迹地剥去田野的层层杂色,只为让柿子树擎着满枝的“火焰”站出来。头一阵风掠过,夏日里恣意的苞谷地就褪去了绿意,只留枯黄的秆子立着,穗子垂着红缨;像歇了工的老汉,在渐薄的日光里打盹。天地骤然开阔了,那些藏在绿荫里的柿子树,终于挣脱了遮蔽,露出了真容。

你看那些柿树,棵棵都弓着腰、歪着身子,多像在田里劳作了一生的老人,岁月压弯了脊背,却压不垮骨子里的韧性。它们默默地把风霜雨雪都收进黝黑的树干,只在秋风吹起时,才拼尽全力捧出最艳的红,最浓的甜。当夕阳西下,余晖洒满坝子,黑色的枝干成了深沉的剪影,满树红柿却红得愈发浓烈,像一团火,稳稳地燃在舟曲的土地上,也燃在每个看见它的人心里。

我站在坝边,望着这天地间辉煌的静默,忽然懂了:沙川坝的柿子树上,挂着的从来不只是果实。那是从苦涩土壤里生长出的甘甜,是沙川人世世代代不曾弯折的脊梁,更是这方水土里,任凭风雨也吹不灭的温热的心。

那红,是让人挪不动脚的,是熟透了、饱满过了、从里到外都透着光的暖红。

一颗颗,沉甸甸地坠在铁黑的枝头,像满树的小灯笼,在秋日高远的蓝天下,安安静静地亮着,把秋的清冷都烘得暖了。

走近了瞧,才知造化的巧妙。柿子树黢黑的枝干虬曲盘错,每一道裂纹都刻着岁月的痕迹;可从这刚硬的枝丫间生发出的,却是最柔软的果实——薄薄的果皮裹着橘红的瓤,秋阳斜照时,果肉都清晰可见。风里飘着淡淡的甜,鸟雀是最知时令的,轻巧地啄开软柿的尖儿,细细品味这秋的馈赠。

最幸运的菊花,该当是开在午夜的案头。它随着书页哗啦翻动的声响,与主人一同沉浸于字里行间的快乐与忧伤。或是随着笔尖沙沙亲吻纸页间,将一生的感悟写在纸上。

不同颜色的菊花,代表着俗世里不同的语言。黄色寄寓幸福长寿,红色象征蒸蒸日上,白色则多代表着对逝者的尊崇。而我却独偏爱那白菊。它冰清玉洁的样子,总能震撼到我的灵魂。

我见过的菊花开得最盛大的场面,是在深秋的圆明园。即便走马观花,也足足看了半个下午。我离开铺满残砖断瓦的遗迹,转而走向南门内的甬道上去看菊花。这里的菊花啊,五颜六色,千姿百态,意趣万方——有的像在默哀,有的像在呐喊,有的像在抗争。有人正在拍照,凝重的表情写着愤懑。

我也有得闲赏花的时候。每晚踏着月色散步归来,总会瞥一眼楼下的菜园,菜园的主人是住在一楼的张阿姨,一位笑声爽朗的退休职工。张阿姨除了精心侍弄她的菜园,还会变魔法似的种点花儿点缀其间,夏天是一束芍药,秋天是绽放的一簇菊花……我觉得这些花儿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和气,若不驻足欣赏,便觉得辜负了这些花儿,也辜负了我的好邻居。

菊花是我比较熟悉和喜欢的一种,这不仅因它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,让我慕名而亲近;更因我确实觉得它清雅、纯洁而高贵,自有一种不俗的精神气质。你看它随意长在路边,叶子上甚至还黏着泥

儿,细细品味这秋的馈赠。

这景象总勾起我从前的回忆。我们扛着绑了布兜的长竿,在柿林里穿梭,专挑最红最软的柿子。手巧的伙伴能让竹竿顶端的铁圈稳稳套住柿蒂,轻轻一拧,那团红艳艳的甜蜜便安然入兜。我们总是等不及回家,坐在田埂上就掰开来吃,柿肉入口即化,清甜里裹着阳光的味道、泥土的芬芳,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故乡味。

风又起了,从东边山口惯常地涌进来——就是这股执拗了多年的风,把满坝的柿树都吹得齐刷刷向西倾斜。风过枝头,满树“灯笼”轻轻晃动,光影在地上流转,像一颗颗跳动的心。老人说,沙川坝的柿子格外甜,是因为树根抓着的这片土地,受过山洪的冲刷,经过江水的浸泡。树懂得大地的苦,才把最浓最深的甜都酿进了果实里。

你看那些柿树,棵棵都弓着腰、歪着身子,多像在田里劳作了一生的老人,岁月压弯了脊背,却压不垮骨子里的韧性。它们默默地把风霜雨雪都收进黝黑的树干,只在秋风吹起时,才拼尽全力捧出最艳的红,最浓的甜。当夕阳西下,余晖洒满坝子,黑色的枝干成了深沉的剪影,满树红柿却红得愈发浓烈,像一团火,稳稳地燃在舟曲的土地上,也燃在每个看见它的人心里。

我站在坝边,望着这天地间辉煌的静默,忽然懂了:沙川坝的柿子树上,挂着的从来不只是果实。那是从苦涩土壤里生长出的甘甜,是沙川人世世代代不曾弯折的脊梁,更是这方水土里,任凭风雨也吹不灭的温热的心。

那红,是让人挪不动脚的,是熟透了、饱满过了、从里到外都透着光的暖红。

一颗颗,沉甸甸地坠在铁黑的枝头,像满树的小灯笼,在秋日高远的蓝天下,安安静静地亮着,把秋的清冷都烘得暖了。

走近了瞧,才知造化的巧妙。柿子树黢黑的枝干虬曲盘错,每一道裂纹都刻着岁月的痕迹;可从这刚硬的枝丫间生发出的,却是最柔软的果实——薄薄的果皮裹着橘红的瓤,秋阳斜照时,果肉都清晰可见。风里飘着淡淡的甜,鸟雀是最知时令的,轻巧地啄开软柿的尖儿,细细品味这秋的馈赠。

最幸运的菊花,该当是开在午夜的案头。它随着书页哗啦翻动的声响,与主人一同沉浸于字里行间的快乐与忧伤。或是随着笔尖沙沙亲吻纸页间,将一生的感悟写在纸上。

不同颜色的菊花,代表着俗世里不同的语言。黄色寄寓幸福长寿,红色象征蒸蒸日上,白色则多代表着对逝者的尊崇。而我却独偏爱那白菊。它冰清玉洁的样子,总能震撼到我的灵魂。

我见过的菊花开得最盛大的场面,是在深秋的圆明园。即便走马观花,也足足看了半个下午。我离开铺满残砖断瓦的遗迹,转而走向南门内的甬道上去看菊花。这里的菊花啊,五颜六色,千姿百态,意趣万方——有的像在默哀,有的像在呐喊,有的像在抗争。有人正在拍照,凝重的表情写着愤懑。

我也有得闲赏花的时候。每晚踏着月色散步归来,总会瞥一眼楼下的菜园,菜园的主人是住在一楼的张阿姨,一位笑声爽朗的退休职工。张阿姨除了精心侍弄她的菜园,还会变魔法似的种点花儿点缀其间,夏天是一束芍药,秋天是绽放的一簇菊花……我觉得这些花儿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和气,若不驻足欣赏,便觉得辜负了这些花儿,也辜负了我的好邻居。

菊花是我比较熟悉和喜欢的一种,这不仅因它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一,让我慕名而亲近;更因我确实觉得它清雅、纯洁而高贵,自有一种不俗的精神气质。你看它随意长在路边,叶子上甚至还黏着泥



百花

第3356期

秋实

[中国画]

谢小莉 作

邂逅凉州十七巷

□ 赵丽霞

县府巷保留着明代县衙遗址,石狮虽残破仍见威仪。大云巷之名源于唐代大云寺,光明巷则取自《无量寿经》“光明遍照”之义。每一条巷子都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,等待有心的读者。

东城巷尽头有古井一口,井栏被绳索磨出深深凹痕。讲解员说这便是传说中的“灵渊池”遗址了。昔年姑臧城中有灵渊池,池水清冽,冬暖夏凉。如今虽只剩井口一方,但仍可见当年盛况之一斑。有人取井水洗手,笑说“沾点灵气”。

转入文庙街区,气氛顿时为之一变。闻喜巷因科举时代报喜而得名,贡元巷则是贡生聚居之所。仪礼巷之名取自《周礼》,兴文巷立着“兴文重教”石碑。最妙是龙门巷,取“鱼跃龙门”之意,巷口牌坊上刻着鲤鱼跃浪图案,生动非凡。书院巷自然因古代书院得名,墙上有复刻的“武威汉简”图案,汉隶苍劲有力。

转至西巷子,忽闻钟声悠扬。原是古钟楼街区的民训巷传来暮鼓晨钟之遗响。百家巷内,可见各姓宗祠遗址,墙上镌着“百家姓”石刻,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,每一个姓氏背后都是一段迁徙史。文心巷之名最是雅致,让人想起《文心雕龙》的千古文章事。当地老人说,此巷旧时多住文人墨客,月夜常闻吟诵之声。如今虽无当年盛况,但那文化血脉似暗流仍在巷弄间流淌。

我在龙门巷口驻足良久,忽见一学童奔跑而过,书包上下翻飞。古今之变,文化之传,竟在这寻常巷陌间完成对接。

阳光渐斜时,我们坐在贡元巷的老

槐树下歇脚。树荫婆娑,光影斑驳。一位银发老翁摇着蒲扇走来,自说姓苗,世代居此。他说儿时在巷子里捉迷藏,在文庙偷听先生讲学,在灵渊池边钓小鱼。最有趣的是说到“兰州